

一段难以复制的纯粹时光

沈潇潇

上午九时,手术室来人乘车把我转运去手术室。一位在场的护士帮着推车,在十八楼心胸外科病房至三楼手术室的专用电梯里,几人一路聊天。出电梯时,护士忽然哑然失笑:“我怎么到这里来了?这不是我的职责呀!”“谢谢你,忘情相送。”我调侃道。上了手术台,我又跟医生开玩笑,不料玩笑未完就记忆断片。再醒来时,已是下午一时多。

回病房后,我自觉状态不错,与医生护士谈笑自如。家人说我被医生错打了鸡血,主刀医生一语道破:“这被麻醉的四小时,是你一生中睡眠最深的时候,你睡够了。”从未住院过的我,就以这种方式开启了一段难以复制的逍遥时光。

逍遥的感觉来自于相对的与世隔绝。我对亲友封锁了自己的住院消息,仅告诉了女儿。住院期间也让家人尽量少呆医院,多回家休息。这样,每天绝大多数时间里,只有一位护工陪着我。饭菜张口,衣来伸手,甚至手也有

护工来帮我伸;远离了电脑,手机只用来看时间,平时走马灯似的各种思量统统被放空,正写到一半的长篇小说也不去想了,就连住院时携带的《宁波与辛亥革命》一书也没翻过。十八楼窗外的蓝天白云、狂风骤雨,甚至天花板上的污迹,都成了我双眼阅之不尽的风景,内心只被“静息”二字全然占据……

试想一下,若我把住院消息告知更多亲友,我还能如此逍遥自在吗?可以想象,一有亲友来探望,我就得强打精神,换上一副不胜感激的真诚表情,先听他们胖了瘦了或气色不错之类的评语,随之我秒变祥林嫂,一一回应他们的关切询问,一遍遍唠叨自己的病情……等他们的背影终于消失在病房门外,我才能吁出一口气,赶紧叫护工帮着去洗手间,以泄那一泡蓄积良久的尿。

看望患病亲友是人之常情,也是世俗显规则。记得我曾去看望一位病人,他先指着床边的一排鲜花,向我一一介绍谁谁谁来看望过。我完全理解他视探望者为莫大荣耀的心情,毕竟我们都生活在俗世之中。我觉得,世俗虽难避免,脱俗

却更显珍贵。有时不妨让自己的行事方式有那么一点点“脱轨”,生活反而能多出点不一样的滋味。

我住院的消息还是有所走漏,因为我在住院前曾向一位刚动过同样手术的朋友询问过一些细节问题。小小的漏点引来几位朋友来电慰问。好在他们平时知我颇深,在听了我的解释后,都打消了探望念头。即使是良好情感的外溢,也要以尊重对方感受为前提,现代人应有这种素养特质。

这段日子过得舒心,还因遇到了一位好护工。一天二十四小时,尤其是在夜里,每当我在病床上稍有响动,她就会来到我床边,问我需要什么,或给我掖一掖被角,用热毛巾擦脸,清洁氧气管,问过我后喂几片梨,等等;我要上洗手间,她必先去洗手间查看地面是否有积水、空气中是否有异味、换气扇是否打开;晨起时的刷牙洗漱,到睡前的擦洗泡脚,还有饭后提着胸水引流瓶搀着我走廊里兜圈(我笑称这是去“打酱油”),这一切丝滑顺畅犹如预设小程序的次第启动,使我恍觉生活换入了另一个频道。术后第三天“打酱油”,路过护士站时,她让我

称了一下体重,竟净增两公斤。

有人可能会说:患病能如此美好?把伤疤当鲜花写了吧!其实,我上面并未写到病情本身,而是写我在手术后的一种态度或姿态。疾病或许无可选择,但对疾病的态度可以自我做主。自2016年体检发现肺结节以来,每次随访复查时我都做好“手术与否”两手准备,最初的紧张早已散逸在流光里。2018年的春和夏,我最初随访的医生朋友曾两次建议我手术治疗,七年之后才上手术台我心已安。有意思的是,在手术室外短暂等候时,听见旁边担架车上五位五大三粗的汉子轻轻自语:“吓煞,吓煞……”一问,一例肾结石手术而已。

因为在手术中发现意外情况,原预计一个小时左右的手术大大超时。这个意外让我术后恢复缓慢:比我迟手术的同类患者先后出院,我的肺却还在“漏气”。但我感觉到了病情在慢慢好转,心里有了打赢一场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当术后第十天医生准许我出院时,我不禁喜出望外,同时也生起些许失落:我将告别这犹如武陵桃花源般纯粹的小病房,重归日常纷扰。

海港记

虞燕

岛与岛之间的夹缝形成了一道海域,宛若一条长龙安然而卧。

港中海水黄浊,似被谁搅浑了一般,概因浙东海域泥沙沉积之故,然在某些晴日,港中央会显现一道碧色的带状海水,如碧蓝的玉带环绕港湾。老人说,底下有深沟,遂成此等奇景。阳光下,海面泛起细细的皱褶,亮光忽闪,闪得密集而耀眼,像铺满了片片鱼鳞。有船驶过,“皱褶”发散,“玉带”变形,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原貌,那时的海港是静美的女子,略微失态必得调整回来。

对水性好的少年而言,港是游泳池,一口气横渡长途港是常事,简直豪气干云。少年轻捷地滑进海里,溅起“鱼鳞”数片,恰逢海军鱼雷艇巡逻,劈开海面,雪浪翻滚,那就跟随其后,肩背浮出水面,向前摆臂。海浪淘气,把他推过来又推过去,摇摇晃晃,若置身摇篮。鱼雷艇远去,浪静,身体和灵魂也顿时安静,海水铺天盖地,从港内绵延至港外,那么清凉、松软、包容、神秘。少年想,长大后一定要出港——港外即远方,无边的远方,那里有梦,有未来。

夜晚,海港亦进入半休眠状态。海上升起夜雾,雾气如渔网般撒开,一寸一寸笼上海港。对岸的山蒙蒙的,茸茸的,化作了若隐若现的弧线。一排渔船全体枕在岸边休

憩,仿佛屏住了呼吸。渔火点点,乖乖地映于海面。海浪像孩子的小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抚过岸;海风轻拂,连船上的旗帜都飘扬得小心翼翼。但这静谧总被一阵“隆隆”声或“突突”声打破,货船归航了,渔船出海了,海港随时会醒来。

港是天然避风良港,西宽东窄,可容万吨级船舶进出。台风天,风如猛兽呼啸着掠过山头,誓要搅个天翻地覆,幸而,渔船、货船、工程船等早早泊进了海港,无需指挥,一艘艘有序列队。海港张开宽广的怀抱,所有船舶来者不拒,本地的、外地的、外国的。狭长的港湾被各类船只占满,浩浩荡荡,气势完全不输台风。台风再猖獗,奈何死活闯入不了海港,只能在港的上空耍威风,把渔船上的旗帜刮得猎猎作响。与港外的滔天巨浪相比,港内,海面荡起的波纹跟打水漂无异,岸边的海浪仿佛攒了更多的力气,它们簇拥着船只,固执地摇晃,一下,又一下,然终究如阴沟里的泥鳅,翻不起大浪来。

海港是船舶的庇护所。船舶借海港避风防险,也在海港里养精蓄锐,泊岸是为了更好地出航,它们终会一艘艘离开,驶向茫茫大海。

海港一下子空寂了,从灯火摇曳帆樯林立到微光寥落冰清水冷,也不过转瞬之间。船会去而复返,然后,返而还去,如此循环无端。迎来回送往是海港的使命。

诚信的“修鞋老爷”

吴大明

小区北门有一个修鞋的老爷子,年近七旬,身材瘦削,背微驼,腿脚不便,但总是面带笑容,见人就点头微笑,亲切地与我们打招呼。我们亲昵地称呼他为“修鞋老爷”。

“修鞋老爷”在我们小区门口摆摊已有八九年了,只要是雨雪天气,总能看到他骑着电动小三轮车准时赶到。一辆小修鞋车,一袋修鞋工具和修鞋材料,外加一把大伞,这些是他修鞋的全部家当。

“修鞋老爷”不但手艺精湛,而且收费公道。鞋子坏了,我们都去他那里修,有时还与他聊几句。某个星期天,穿了半年多的一双皮鞋在雨天漏水了,扔掉可惜,于是让他补一下,五元钱。我用手机扫码付了钱,然后匆匆地去菜市场买菜了。

前几天去买菜,路过“修鞋老爷”的修鞋摊,听到有人叫我:“师傅,停一下。”我回过回头去,原来是“修鞋老爷”。我今天不修鞋,以为他与我打招呼,又径直往前走。他又叫我了,我折回去问他什么事。

“修鞋老爷”问我:“上次,你在我这里修鞋付了五元钱,是吗?”

“是啊。”我惊讶地回答道。

“修鞋老爷”接着说:“那天我回去,孙子看了我手机上的收款,收入竟然有一百多元,说我生意好。平时最好也只有五六十元收入。我感觉不对,让孙子给我一笔笔报下去,其中一笔是五十元,肯定是你不小心把五按成五十了,多付了四十五元。你手机上看一下。”

我赶紧掏出手机,翻看微信付款记录。“哦,您说得不错,确实付了五十元。”我说。我心想,我自己付错的,只能自认倒霉。

“这几天一直留意着你,总算看到了你。”“修鞋老爷”边说边把四十五元递给了我。

我接过钱,心中充满感激,由衷地说道:“谢谢您,老爷!您真是个好!”

“这是我不劳而获的钱,我应该还给你,做人要讲诚信。”“修鞋老爷”笑着说。

去买菜的路上,“修鞋老爷”诚信的形象不时浮现在我眼前。在喧嚣尘世中,“修鞋老爷”的行为如同一股清流,洗涤着人们的心灵。“修鞋老爷”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诚信的真谛。



自然画卷

韩晓霞 摄

野河采莲蓬

沈东海

每次去村里,我都会路过一条野河,河里有一片荷,长势喜人,每每路过总有种想下水一探的感觉。

后来向住在那村的同学打听,才知道这是一片野荷塘。最近路过那,我见荷花已纷纷凋谢,想想是该采莲蓬了。于是选了个好日子,约朋友一同下河。

那天下班,我直奔他家,我们各带了一只脸盆,就出发了。路上听朋友说,那儿平时几乎没人,心中不免打起许多问号。走在河边,望着一个个绿碗般的莲蓬,引人垂涎,更勾得我心里痒痒。靠近河边的莲蓬已被人折了,不过从整体来看,这里的确人迹罕至。走着走着,我瞧见河边有个特别饱满的莲蓬,朋友二话不说,脱鞋下河,一把折下那个莲蓬扔上岸。我把它拿在手上,忍不住用手机拍了几张。

待我下河后,瞬间就感觉很

不舒服,脚踩在淤泥里,河底泛起无数的气泡,同时涌出一股植物腐烂堆积出来的味道。比人还高的荷叶,像一把把被风吹翻了的绿绸伞,遮天蔽日,压得人透不过气,仿佛自己的脑袋被人硬按在了水里。越深入,偌大的野荷塘里,两个渺小且分散的人,无形中一种恐惧感爬上心头——怕河中会出现一个水鬼,突然把自己拖到水下,让自己突然消失;或是来一条毒蛇,隐秘地在我的大腿咬上一口,再悄无声息地溜去,我发现伤口肿胀,不明其由,开始抽搐,一命悬危……虽说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在常人看来很荒唐,但人处于孤独、幽僻、惊慌、恐惧之中,难免会想出许多自己平时不会去想的事。

而现实中的麻烦更令人头疼——那带刺的荷叶杆子,像一根根狼牙棒,短刺像一根根细小的针,又像一枚枚铁钉,更像一把把刀子,划得两条腿尽是血印子。那种疼是介于能忍受和不能忍受之间的临界点,像陆地上野草堆中恼人的荆

棘。最最令人疼痛的,非踩到河底的一块尖石头、一根竹杈子,或是一块碎玻璃莫属了,疼得那叫撕心裂肺,好在这不是常有的事。

以前逗留在脑中一切美好的印象,现在全都烟消云散。如一姑娘驾小舟泛波漫无边际的荷塘,悠闲地摘着莲蓬。摸着这很扎人的荷杆,我猜这细皮嫩肉的姑娘在荷叶中穿梭,想悠闲起来也难。如“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诗句,我个人觉得,这些鱼愿不愿意在荆棘丛中穿梭,想必还是一个谜。之前朋友说这里几乎没人来的疑惑,现在也算是解开了。

河都下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总得拿点东西回家,不然免不得要被人笑话。两条腿强忍着被荆棘划割的疼痛,在荷塘里穿梭,深水处已没过了腰,所幸莲蓬收获还算多。这时从河边过来一老者,不停地问东问西,看样子对此也感兴趣,还说荷叶可以入药。我摘了一个莲蓬问他要不要,他摆摆手,然后就走了。看

来也是个童心未泯的人,假如再让他年轻三十岁,估计也会跳下河,跟我们一同体验这采摘的乐趣。

后来上岸小歇,打开手机,有同学问“这是去哪玩了?”有附近的朋友想讨要一个尝尝;有文友回微信,问能否多折几支,晒干快递给他,好放在家里把玩。举手之劳,我当然一一答应。

快乐的时间总是飞逝的,天色将晚,才记得回家。到家见外甥也在,晚上便和他剥了一碗莲子,边看电视边吃。吃莲子,要去掉里面的莲心,莲心微苦,晒干了可以泡茶。新鲜莲子的味道清脆爽口,微甜带香,好吃极了。外甥自己吃着还不够,还硬塞给他父母,可他们并不感兴趣,搞得外甥很不开心。我安慰他说:“我们跟他们不是一路的。”

人活一辈子,贵在体验,重在参与。世间有许多野趣,许多未经历过的稀奇,都不妨去尝试一番,体验一次。否则,岂不是白来这世间走一遭?

故乡的竹筴

应杜孟

山泉重新流淌时
他脸上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题记】“筴”字自宋时滑落,在吴语唇齿生根。竹筴,是山里人以毛竹劈就的古老引水智慧。首尾相连的竹管沿山势蜿蜒,将清泉引入梯田与灶台,成为山村血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故乡奉化九龙,这源自自然的清音仍在灶台边潺潺低语。

爷爷用磨亮的柴刀
将毛竹劈成两半
打通所有关节
让山泉顺着竹槽
从岩缝到灶台水缸
完成百米的旅程

千旱那年我十岁
跟着父亲进山巡筴
看他用石块垫平坡度
用新竹接续旧竹

二十岁那年我穿上军装
竹筴的流水声渐渐远去
在苏南军营的夜里
常梦见灶台旁水缸
那汪晃动的月光

五十年后回到老屋
自来水管早已取代竹筴
只有屋后墙上那截朽竹
内壁的青苔
还保持着
当年的湿润

我舀起一瓢自来水
却再也喝不出
从前的清甜
这才明白
竹筴送来的不仅是山泉
还有整座大山的呼吸